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十回 白蛇初報放生德 神仙還有未了緣

卻說天下事無奇不有。上回說呂洞賓因被墜入幽谷，反成洞中之賓，得逢渴念已久的何仙姑，已可謂奇之無可再奇了。不道仙姑對他說出因奸殺二命的姦夫是個大善士，不但將來有大造化，眼前還有神人保護他，出入他外室之門，這等話，豈非奇得連情理都通不過去了麼。然而一經說穿，簡直平淡到了極處，絲毫不足為怪。當時仙姑見呂洞賓聞言驚駭之狀，笑道：「你大概已經曉得那一老一少兩個冤鬼，害不著那姓王的姦夫了。」呂洞賓說：「小弟正是為此，奇託到了不得哩！」仙姑又笑道：「凡是不知內容，不經審查，往往容易偏斷。論這姓王的，奸人婦女，自然罪有應得。但充其量，不過是犯了一個奸字……」一句未完，洞賓接口道：「不不，據小弟所聞，尚有甚於奸者。」仙姑笑道：「你是聽了那小孩子牛阿毛的話，可是麼？其實也不光是阿毛一人，他們村子上，凡是知道這件奸殺案的，哪一個不如此說法？其中喜歡高談闊論的人，還有裝頭換足、添油加醋，把事實真相改了一個局面的。總而言之，這案子不發便罷，一經發作，姓王的必定成爲一個共同殺人的兇犯。縱有非常明察的官府，也難替他平反過來了。但這不過講的凡間的理論。至於內中曲折情形，又瞞不了我們神仙中人。呂道兄，我先說句真話給你呀。我敢斷言，這姓王的，不但不是殺人犯，簡直他連這一老一少是如何死的，還是莫名其妙。他那種昏憫糊塗的情形，真和女人本夫朱小鬼子，可以拜把子、稱兄弟，半斤八兩、一式無二的。這也總因姓王的是個正人君子。姓牛的女人，雖然和他通姦，卻萬萬不敢把這等背倫逆天，逞凶殺人的事，告訴他聽。所以直到現在，他還不信這老少二人是含冤屈死的哩。至於他的壞處，就因犯了一個淫人妻子的罪名。要知他這人，平時倒也不是貪歡愛色的人。他妻子死了□年，他還守義撫孤，不肯續弦，就是尋常風月場中，也少有他的足跡。何以獨獨和這朱小鬼的婦人，有這等曖昧的行為呢？說到這事，我卻先要把他前生之事談一談。你知道這朱家婦女前世是什麼東西，乃是魔教管下三四路人才，一條白蛇精。那年正邪二教大鬧淮海村，殺得大海幾乎翻了身。這事情，凡是修過幾年道，交識幾位世外人的，大概都知道一些吧。」

呂洞賓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事我也聽家師雲房先生說過。」仙姑道：「那條蛇精，就於戰敗之後，不曉怎樣落在一個漁人之手，幸得有位善心人，將它買去放生。因此這蛇精時刻不忘要報這人的大德。事經千餘年，才得請准它們教主，轉世爲人，以身體作報恩之具。可是蛇妖行爲太壞，害人太多，它的命中，就老早注定不該趁心如意的做個清清爽爽的人。所以一經下世，就錯配在這朱小鬼的手裡，名為報恩而來，實際只和它恩人做個露水夫妻。說到這裡，你該明白它的恩人是誰了。」

呂洞賓點了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。這姓王的從前必是將它放生人。」仙姑笑道：「人世姻緣，無論是正是邪，前世裡大都有個原因。人人都道正當夫妻是前生注定的，月老冊子上有他們的名字，繫就紅絲，才得匹配姻緣。殊不知臨時配合的露水夫妻，也不是偶然湊合的。那本婚姻冊子上，也都有他們的名兒。以這姓王的和那朱家婦人而論，既能成就姦情，何嘗沒有一點來歷？知道他們的來歷，這事就不足怪了。」呂洞賓聽了，只是點頭。

何仙姑又道：「但是我卻知道這一對男女的瓜藤葛蔓，光這一世，未必就此了結。因為蛇精志在報恩。而恩不得報，甚至反而害他，抱歉愈深，圖報愈急，所取的方法，也越難妥善。你我幸爲世外之人，逍遙塵網之外，不經意外之劫，可無性命之憂。人間三五百年，自我輩看來，簡直只是轉眼工夫。他們的結果如何？不怕看不見咧。」

呂洞賓聽了，不勝驚訝，因問：「仙姊，既然這麼說，可也知道他們將來的結局如何呢？」仙姑笑道：「你真是一位熱心人兒，管閒事要管到幾百年以後，那還了得。恨我道力不深，不能知道他們的詳情。但可約略預言，這白蛇當於五百年後，再出圖報前恩。這姓王的，卻成了一個孤寒之人，多少要得它一些好處，比這世裡自然好得多了。可是蛇精本身終嫌夙孽太重，以理而論，還當爲這恩人受幾□年的慘劫。至其最後的結果，卻非常美滿。大概還是因它生生死死不忘報德。這一點良心，比尋常魔教中人不同，所以能夠感動天心，許其自新，導入正路。大略情形不過如此而已。」

仙姑說到這裡，作書人卻要插入一言，向讀者敘一句。原來仙姑所說白蛇報恩一事，第一次即牛氏和王姓一重奸案。第二次在五百年後，便是白氏和許仙結爲正式夫妻。後被法海鎮於西湖雷峰塔下。二□年，其子得中狀元，奉旨祭塔，白氏也懺悔前孽，歸於佛教。這事知者頗多，本書不必再敘。唯他們初次結合情事，卻爲世人所未知，所以將它敘在上面，一言表過。

再說呂洞賓聽完了話，方問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因甚在這深河之下？究竟去平地多少裡了？從此出去，應該往哪裡走？仙姊因何也在這兒？」仙姑笑道：「這本是我新開闢的洞府，名為玉屋洞。新近有祖師法旨下來，叫我等各按份位，派定居住修真之地。如鐵拐先生和雲房先生，還有藍采和、張果等，或仍處原址，成另覓新居，差不多都已就緒。就是你，雖未成道，而祖師另眼相看。聽說也已替你指定一處洞府，將來會到令師雲房先生，自能帶你前去。」呂洞賓聽了，忙向空拜謝。

仙姑又道：「這裡原是一個大地的漏洞。因其深不見底，從來也沒人前來問津。三年前，我隨玄女師尊遊玩至此，行至山谷之下，覺腳步聲音比別處輕空一些。玄女師尊召土地來一問，方知端的。師尊笑問我道：『神仙洞府，不在山頭，便在海上。如今你可別出心裁，建一地底的居室，你可喜歡？』我自然欣喜叩謝。師尊當替我召來許多鬼工妖役，施以鬼斧神工，不多幾時，竟把這萬丈深潭，造成洞天福地，而且四季都春，四時不雨；借來日月精光，晝夜溫和明亮。敢說白有神仙洞府以來，要算此地最爲別緻、幽雅。記得左傳中有句話，叫『吾公在壑谷口』，所謂壑谷，只是今人所做的地窖之類。不過造得華美闊大一點，便賜以壑谷之名。其實比之吾洞，可謂小巫見大巫，相去不知幾萬里了。至於出河之路，卻有兩處：其一，即你進來之處。我的意思，原想一九泥，將它堵住，免得將來害人墮落。誰知玄女師尊神通真大。他可早已料定你該來我處，傳授天遁劍法，卻要從這個口進來，所以不允就堵。只說幾年後，你該得一道友，傳授我的天遁劍。這人須從此口入洞，須帶此人進來，方可設法堵塞。你說這等神通，可偉大不偉大呢？」呂洞賓聽了，又額手爲禮，遙謝玄女。

仙姑又道：「如今你既然來了，就在此地稍住。我在一二天內，還當替你出去辦理你那未完的手腳，順便封住這個洞口，也算替天地補滿了一個缺點。將來你我出入之路，卻在這大瀑布之下。無論何人，不知水遁，不能入洞。不能土遁，即使入洞，仍難到我洞府。有此瀑布作我天然守衛，真乃神妙到不可思議。而且瀑布常流，水勢湍急，雖有洞口，尋常目光休想看得出來。所以有路還似無路，若是聞名而來，一到泉下，看見這種形勢，也只好望洋興歎罷了。」

呂洞賓聽了，不勝欽羨。因又問道：「仙姊才說替我辦理未了之事，可是爲那朱小鬼的女人麼？我想，他和姦夫既有那種淵源，我們又何必再去理會這些閒事。」仙姑笑道：「姻緣是姻緣，犯法歸犯法。我不辦他們通姦之罪，難道並殺子害姑之罪，一起可以不問麼？況且這女人如此凶狠，此番之事，禍由伊女而起，將來能夠放得過這女兒麼？就是他丈夫朱小鬼如此昏憤、殘忍，就他夫妻方面說，恐爲他母子之續；自你這方面說，雖然你未遭毒手，而狠毒至此，簡直把殺人大事看得兒戲一般。這等人不配久留世上，當和他兄弟一同受罪。縱然不至馬上殺身，最少也該得個殘廢之刑，免得他們再禍害別人。還有那姓王的，通姦非出自本心，因奸害命，更未參預，但天理昭彰，善惡要報在人前。若因原情之故，竟予免刑，也不免使人懷疑天道無知。因此也不能不略行懲戒。好在這人善行極多，而且累世都是好人。善報既深，後福無量。暫令吃些小小的風流之苦，也不甚緊要。這件案子，牽涉的倒也不少。本來人間之事，自有官府辦理，用不著我們越俎代庖。也因此案子太久，告發無人。長此以往，深恐死者沉冤難雪，而生者之性命可危。我仙家本是隨緣行善，到處救人，總是便當得很，何妨顯些報應給眾人瞧瞧。」

呂洞賓點頭稱是，又道：「仙姊此論，正合小弟之意。所貴爲仙爲神，原要替人間做些勸懲之事。若是冷面冷心，只顧一己清閒，不管人家閒事，那也只好獨善其身，究竟何益於世呢？」仙姑聽了，微笑道：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這是各人見解。見仁見智，各行其是便了。」呂洞賓聽了，不覺無然若失。

從當日為始，洞賓開始在洞府學習天遁劍法。據仙姑說，此種劍法創自火龍真人。但其法未備，只能變化隨心，往來如志。後來玄女得其法而益加神化，照他的方法，熟煉成功，可以寓神於劍，藏劍於心。心之所至，神即隨之，而收其功效於劍。蓋不僅為保生救世之用，直能錯綜萬有，爐冶乾坤。雖大羅金仙，不能測其端倪也。洞賓質秉，不同凡俗，更異諸仙，一經指點，已得三昧。據仙姑所說：「從前受劍於玄女，凡三〇年而得其一二。玄女贊為古今學劍第一人。今洞賓乃以數日之間，而通其要旨，則超勝仙姑而凌駕玄女矣。」仙姑又言：「照洞賓這等姿質，大約三年內，可以盡通其變。此後修道之功，便可假借劍氣而益易為力，緣劍學深時，人劍合一，人能用劍，而劍氣也能制人雜念，使人身體精神無形進功，這真是神劍靈效。平常寶劍，焉能同日而語呢？」

洞賓在洞中轉瞬三年，劍法大體都已學全。同時把鍾離權所授各種法術，也已練得極熟。凡尋常遁變之法，和召將請神之術，大概都能使用。仙姑笑對他說：「劍法已學得，還得一口神劍才好。可記得你師父三年之約麼，快去約會地點找他，求他替你找一口好劍來，還須加以修煉之功，方能由你運用自如咧。」洞賓聞言，便向他拜了八拜，謝傳劍之恩，並求仙姑送他出洞。仙姑笑道：「你學了這三年，可抵別人百載之功。現在你便要出洞入水，都如平地一般，就不由我送去，也不要緊。但我也要到海外去訪一個人，就送你一程吧。」

神仙做事，最是灑脫，不比凡人，走一步兒有許多繫戀，許多手續。說走就走，他倆一先一後出了他們的洞府，走不幾步，便聽得一陣流泉衝激之聲。呂洞賓想道：「莫非上頭瀑布，一直瀉到這裡來麼？這來源也可謂極遠了。哪知抬頭一望，竟已望見瀑布下降之處，原來只數伍之路，已從極低之處，走到山頂上來，倒把他驚得怔了一怔。仙姑笑道：「你呆什麼？仙人走路，也要如凡夫俗子那般，有一步，走一步，離一程，趕一程的循序而進，又怎能日行萬里，夜經四海呢？」呂洞賓才知道這當中，他已經施了縮地之法，不覺啞然一笑。

仙姑又道：「如今你可把三年來所學的本領施展些出來瞧瞧。似你學了法術，永不試驗，臨到應用之時，就不免僵手僵腳的，用來不能自然，甚至臨事慌張，誤了法則，為禍更大了。」呂洞賓笑了笑，捏著避水之訣，冒著瀑布，昂然進去。果然身經萬道流泉，衣履一點不濕工。和仙姑一同登到山峰，仙姑指著山下一處村莊說道：「你可記得這是你從前替人打不平，鬧出是非來的那個地方呀！」

呂洞賓笑道：「正是。一向恐分道心，竟不曾提起此事。究竟仙姊把這淫惡婦人，和他那蠢毒的夫叔，還有一個姦夫，是怎樣懲治他們。現在這些人，可都還在世上不？」仙姑道：「那還不容易辦麼？但我也犯不著自己動手，只稍用手段先把婦人治倒，叫他自寫供狀，然後向他們申明，身入地洞之人，正是一位正當仙人。他是一片好心，來替死者伸冤，替你們活人保護生命的。這樣一來，他們弟兄就悔得要命。還想到洞中把你找回，當你的面，將這女人活埋，或丟入洞中，再向你表示歉意。我說，人家是仙人，休說小小地洞，就是將他埋在廬山之下，也有本事出來。你們怎能傷他一根毫髮呢？倒是現在你們要去找回他時，卻非先把自己性命丟在洞中不可，這就大可不必了。但你們生當盛世，竟敢私害孤客，這等罪名，非懲治不可。於是把他倆處了刑足之刑。那牛氏呢，自然馬上殺卻。只有那個姦夫，我又查明這人叫做王克明。因憐他事出無心，又念他平日好善，竟用些情面，將他放走了去。我看此人相貌不俗，雖然做此不法之事，印堂還是光明的。大概不出五年，必能致身青雲。」

呂洞賓又道：「還有那朱小鬼兒的女兒小金子，不是變成無父無母的孤兒了麼？這孩子生得清秀不俗。可惜生於這等人家，從小習於下流，沾染了一派惡習，言語行動，處處惹人厭惡。平心而論，這也算不是他本人的罪惡，或者還算是他的不幸咧。」仙姑點頭笑道：「人生呱呱在抱之時，一點兒噁心都沒有。到了長大起來，外物逐漸引誘，人也逐漸地變壞了。這果然是本人質地欠佳，易被牽引之故。究竟專一引誘青年的物欲，比於青年本身，罪狀自然更大更重了。」呂洞賓歎息道：「這孩子倒也活潑潑的，很玲瓏清瀟，如今不曉流落到什麼地步了？」仙姑也不覺歎息一番，忽又轉念一笑道：「哦，我記起來了。從前你和這孩子在山頭相見之時，另有一孩子，替你們作過月老的。怪不得你還這樣惦記他呢？」洞賓笑道：「你是我的前輩、先生，不要這樣奚落人家。明兒見了我師父，我一定告訴他，仙姊教我為非作歹，看我師父可能答應你嗎！」

一句話說得仙姑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別混謔胡言。我的話，可不是完全和你玩笑。你在朱小鬼兒家和他說甚麼？又答應他什麼條件？你得記記看。仙人無戲言，無誑語。既有前言，便成因果。我倒是好心勸你，還是緩赴湘江，先把這孩子找到，替他怎樣想個方法，早早地脫度了他，也算應了你竭盡心力的預約，還了你應償的一注債務，是何等不好啊！」呂洞賓笑道：「今兒仙姊盡說戲言，是什麼道理？」仙姑大笑，又點點頭說道：「話是戲言，而且老實說，這孩子不久也當去世。你現在也無從幫他的忙。不過神仙做事，正大光明。雖然不曾因他而出險，究竟有些近於過河拆橋，非我輩所應為，你等著瞧吧。這人本生不得你的好處，來世還當和你做一度情人。那時你倆深情蜜愛的當兒，只怕還會從枕邊被底，記起我這一席戲言來咧。」

呂洞賓聽說，也知這話有理，當時卻不肯承認，因支吾一笑說道：「罷，罷，師父約期已到，還得趕緊到湘江去跑一趟哩，別再在這兒胡鬧了。」仙姑笑道：「正是。我們別過吧。我也要到海外去找我一個弟子。聽說這孩子近來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業，替中國掙了一口大志氣。我得趕緊去獎慰他一番才好。」呂洞賓忙問這位弟子可就是那位王泰不是？仙姑揮手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走吧，走吧。現在沒工夫說了。」說罷，一縱身駕雲而起，瞬息不見。呂洞賓也竟奔湘江而去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